



漢書列傳二十表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

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汝州潁縣東一十二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

正義曰今宋州宋城掌受韓子雜家

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李韓子及事梁孝王

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兵

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

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

也子景帝同母也
竇太后也

甲也

韓安國

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時

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

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素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

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會從西鄉惟梁最親

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

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劫梁王素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

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刀亞反。誇也。區。索隱曰漢書侘媯音火亞反。紆音寒孟反。

韓長孺傳

王本作生

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
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
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
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乘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

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蒙縣名。○索隱曰。甲。禮反。

蒙縣名。○索隱曰。甲。禮反。

益親驩

更師古音工衡反

漢書法列奉言蒙

當屬下

然本作然

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

此中因徒也

表益傳曰表益虫
家居景帝時使
人問善策梁益欲
承為嗣表益進說
其後語塞梁益以
此怒蓋曾使人刺
益云果燕刺
殺安陵郭門外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謂美公等足與治
乎系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
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
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
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
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
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
調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

韓長孺傳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臨江景帝子也

間 師說集註說云
間謂疏間也次殺云
之字作而字 皇王

安知一虎一狼師言
言其息愛不可保也

林 桡 正義曰桡也

本又 桡 是也

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
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然不得制事居于櫟
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海曰景
如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
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
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休說文云休誘也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大后故
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
不覺寤有如大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田蚡者景帝后同母之弟也故云親貴也

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大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

韓長孺傳

孝王泣數行下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書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曰聶姓也翁一名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

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詎斬死罪囚縣其頭馬
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

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摧浩云今平城

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

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煎人來致驍騎應即曰驍建

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象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

云輕車古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可云監主諸屯太中大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

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

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

烽燧漢書曰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直下時雁門尉
行徵見寇保此身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是下具告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
待刺史天也

服雜廁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行掠肉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

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

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

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主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去等兵三萬聞單于不

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

以便且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

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

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

後漢書曰遣驃騎
將軍杜茂屯北邊
築亭候備烽燧
是觀之攻烽燧攻
烽燧之亭候也

以字七字本無

敵一作適 禔 謹

敵提取辱耳

徐廣曰：一作祗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顛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留者要斬。逗音且，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

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

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失略智足以當

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

師高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即止也韓長孺傳

漢書曰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師高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利然

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到也

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郵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

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

隨車蹇

如淳曰：為天子，薄引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

之蹇其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

擊匈奴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師高曰言臣下皆教重之矣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施於國政也

漢書作佃作野
安國上奏也佃治
田也音与田同
復中作傷之千

壯之元
師古曰冀得罷歸
以為幸也他皆類此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
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辟匈奴虜略千餘
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
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
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
虜言當又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
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
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
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

安國傳

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
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脩斯鞠窮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言獄吏田甲曰
死灰獨不復然乎

坐法抵罪蒙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為梁使者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孝為
人臣忠云太后喜為言帝

雅賢安國所推幸
賈於已者也
用金私行千金丞相

起徒中為二千石
田野死安國為相

也漁陽
捕生虜

史記

漢書列傳二高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如淳云非

用善騎射

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

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楚軍時廣為驍騎

漢書列傳二高李

正義曰愛好也習也

廣漢作世善射

願師作世受射謂受射法也

正義我作愛

後行從天子行也

漢書曰教從射獵

格猛獸

帝生

忍利。

以本乍與

亡之少子

漢書作從張曼
後從遊獵也師古曰
張讀作縱此說非也
且言將數十騎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
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利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

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菴索徙為上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云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

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為戰為名匈奴大人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與

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排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

數十從徐廣曰放見匈奴二人與戰二人還射正義射

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仁馳 師古曰疾馳而

左右翼 騎若鳥翼

誘騎

謂轉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

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

雕者一名鸞鳥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云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二人

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

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

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

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即古曰縱放也

正義曰按部伍領也
相次也在廣亦
無此事也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
引兵而去平曰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
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
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
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

李將軍傳

今在滎陽庫中也有
義曰鏃三足有柄
者也

正義曰平灼三將軍戰
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
治故言莫府莫大也或
衛青征匈奴絕大幕
人克獲帝就拜大將
軍於幕中府故曰莫
府莫府之名始於此
則古曰二說皆非莫
府以軍幕為義在
通用耳軍旅無常
告止以帳幕言之
後市租皆入幕

有軍候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不擊刁
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鏃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
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鎖以銅作之
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鏃即鈴也埤蒼云鏃温器有柄
斗似鏃無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類云凡將
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
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
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
伏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遠

即日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
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
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目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脫其旁
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
云抱兒鞭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
馬南馳也馬南馳也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李將軍傳

後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
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
陰侯孫孫灌嬰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
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
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徙右北平蘇林曰於
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九四小九文

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

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坐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久長後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

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

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廣之將

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

李將軍傳

不盡飲
不苛
不盡飲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

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去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今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率本下率六律
與師古率謂軍功
封賞之科若在法令也

與本下從

又下又

白服度云黃肩也
晉灼云黃肩即黃
心大黃其大者也

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目如 師古自如猶云如
望侯 張騫也

自如無賞 漢書作自當
古曰自當謂為虛所
所又能勝虜功過相
當也

中人 師古曰中謂中
庸之人也
正其秋不及中平之人
終

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
日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
之孟康曰大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
日角弩色黃而躡大也。索隱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
日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
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
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
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
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

李將軍傳

謂軍功封賞之科著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在法令故云中率 為又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
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
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
久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
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
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非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

李將軍傳

聖旨并合也合軍而同道

將 營回繞曲也音胡

血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音所一本注云數字小

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數字小毋令當單于恐不得顏音所具反奇請該音居且反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趙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

或本乍惑

古曰糒乾飯也糒摩酒也糒音備

古曰簿謂之忱也

頭本乍到

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索隱曰嫣或音虛偃又音許乾反媯走於莫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

李將軍傳

李蔡者李廣從弟

陵

取父廣依恨青而死也

高故云上

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索隱曰墾音人綸反又音而宣反又音乃燧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畝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其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

幸

李陵字少卿漢書
別有傳

於

李將軍傳

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
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
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
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餘里地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

漢書武帝紀曰与右賢王戰於天山師古曰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

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一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各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

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卒人兵矢既盡士死

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

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

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

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

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

遮狹

歸一作至

其室者之門

取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而忠心信物故也

索隱述贊曰自負其能實負其庸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曰皆下馬解鞍

後賢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

李將軍傳

廣轉為邊郡太守

廣訥口少言

一元也字

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廣為圓陣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

大軍再從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令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云胡即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大軍云

軍亡導失道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平津侯者公孫弘也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言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相如汲黯鄭當時第六十卷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夷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董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故董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

幽州漢陽縣本獯粥晉灼曰堯時曰董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居于北

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

贏一乍騾

鸞一乍貫

駝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駝驢索隱曰案古

馬牝生贏。正義曰畜許又反駟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談

決蹄也發蒙記劍其母腹而駒徐廣曰似馬而青。按郭璞注尔

雅云駒駟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驪徐廣

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駟也驪徐廣

顛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

青驪驪驪又如驪魚鄒誕生本驪字作奚

徙母城郭常勲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

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士力能鸞索隱

音鳥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

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

不延韋昭曰鋌形以矛鉄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

鋌蟬碑蒼云鋌小矛鉄矜古今字詰云矜予謹也禾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摩鞞氏

緣反鞞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右稷之曾

四九

駝

驢

駟

驪

驪

正義曰畜許又反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駟

正義曰并明生白

漢書注作黃龍生融

生弄明身此注

共二社又作二牝牡

海乍經

周

即古即尚書呂刑篇

之也辟法也音闢

則本紀曰三年幽王廢

愛廢如生子伯

服幽王欲廢太子太

子母申公女

太子宜由是為平王立東遷于維也

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由由生犬
大有二壯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
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
賈連曰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

營維也復居于豐鄘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索隱曰昔為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
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

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

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

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
正義曰

在鄧州南陽縣北二十
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

王于驪山之下
韋昭曰戎後來居

遂取周之焦獲
正義曰括

地志云焦獲亦名列口亦曰列中在
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獲

而居于涇渭之間

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鄘而東徙維

也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

故地豐鎬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
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

依鮮卑山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索隱曰釐音

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

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

于鄭之汜邑
索隱曰蘇林汜音

初周襄王欲伐鄭欲娶

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

故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中國 膺 小雅六月之詩也

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右與狄后
 子帶為內應開我狄我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
 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
 氏秦晉迂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
 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
 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
 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
 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周襄王既
 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
 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邑當是之
 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徐

匈奴傳

銀

會混夷戎名
混夷駝矣

曰圖在西河音張洛在上郡焉胡間。索隱曰二蒼圖
 作園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
 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園字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二百九
 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號曰赤
 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
 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
 今曰赤沙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邾缺獲白翟子杜氏以
 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
 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
 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
 赤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
 緄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緄諸城秦州秦嶺縣緄戎正義曰
 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云夷徐廣曰在天水
 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韋源之戎韋源音九索隱
 曰地理志天水有緄諸道狄道應劭以源戎邑音桓
 正義曰括地志云緄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

六八七令八

卷之十一

四

七里古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

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為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

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

所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地理志云臨

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

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

城城即大荔三鳥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

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

戎秦惠王取之置鳥氏縣也胸衍之戎音項○索隱曰

案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呼○正義曰括地

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樓煩

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僭林也為李牧所滅也地理

志樓煩縣各屬鴈門應邵云故樓煩胡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

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

九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

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

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

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各分

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

句奴傳

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索

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

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

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詎而殺義渠戎王於甘

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

長垣若頰段馬公奚巨嶺東自代並音傍白陰山索隱曰徐

西无極蓋趙靈王所築也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

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

峻上俗名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

質於胡胡其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

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匈奴傳

上章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

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

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

謂之造陽東行終利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

之適音丁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自九原

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

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

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

至雲陽千八百里

適戍師古曰適讀
適有罪謫合徙戍
自令徙居之

師古曰繕補也

漢義百

東萬餘里

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本秦長

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延袤萬餘里東大遼水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

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

氏匈奴單于

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稱之曰橐駝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橐駝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橐駝孤塗單于

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刁頭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

曼韋昭曰音瞞。索隱曰關氏舊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

匈奴傳

長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冒頓索隱曰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

右號也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

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絳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依胭脂婦

人採將用為頰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親紅

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

下先亦不作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

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

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
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
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
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
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也是時
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
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
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

匈奴

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
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
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
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片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
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
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

正義曰尚矣言分
遂矣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
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
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
淳曰白羊河南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
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膏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
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膏施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
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

匈奴傳

其

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公蠡王服虔曰公音
索隱曰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
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蠡氏匈奴謂賢曰屠耆
徐廣曰屠耆故常以天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
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氏蘭氏正義曰蘭
衍即今鮮卑姓呼延其後有須氏須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
者也蘭姓今亦有之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呼衍氏須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
直當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

王

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川上縣東南以西接月氏

羗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

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亦羊稱說文云羗

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羗二苗羗姓之別舜徙于三危

今阿闐之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

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廡前地若庭故云庭

○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羗

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

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當直代雲中也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

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什伍

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禪小主相封徐廣曰都尉當戶

使起什百之中是也

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歲正月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亦龍字

故各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

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登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蹄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

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是也又

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

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襜聲相近或以林為襜也○正義

曰顏師古云蹄者遠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

罪

祭

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小者軋漢書音義

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裝云軋歷也如淳云槌杖

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

軋者謂輾擗其骨節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

匈奴傳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日上戊巳其送死有

棺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近落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舉

事而倏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入以為奴婢故

其戰人人自為越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

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度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

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高昆新犁之國正義曰

匈奴傳

正義曰趣向也

輿本乍與

正義曰使漢書作

蘇也地理志相方郡

渾渾縣是

國在匈奴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

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

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墜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二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

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

十里定襄縣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驃馬索隱曰驃音武江反青驃

漢平城縣也正義曰鄭云云

取本乍聽
傳音附

駝不純也。說文云駝，面頰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南方盡駢馬。索隱曰：按詩赤黃白駢。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天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

公一作翁

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边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諸將曰：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

漢書卷九十四

不請言不請單于
後本作俊義不儀
言也謂匈奴再得漢
言發使將書以報
大番其使不得來
進而漢又更不發使
王匈奴也

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也侵盜上郡葆塞蠻
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
千誚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
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
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
計與漢吏相距絕一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
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
附今以小吏之賤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

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割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

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居瓜州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引弓之已入匈奴國也

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淺奉書

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

馬正義曰願師古云駕可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

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言舍居止也

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書至漢議擊
 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
 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
 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
 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
 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
 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
 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
 匈奴傳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考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
 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
 以賜冒頓字林云袷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
 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
 隱曰案漢書作比踈一比音鼻小顏云辨髮之飾也。索
 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麓者為梳。
 蘇林云今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黃金胥紕一徐
 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廣
 曰或作羣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羣毗此作
 胥者胥羣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
 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師
 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羣與
 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緋
 寶憲牋云賜羣比金頭帶是也

正義曰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曰案說文音啼使中大夫意謂

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

以弟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

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即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

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

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湊酪之便美也湊乳汁也音都秦林

云湊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

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

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

云中行說今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

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也成從軍當發者

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成乎漢

物本作牧
漢作識一作認
臣作巨蒐

者

殺單于侯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子單

隱曰印音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

五即反使奇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

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

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侯騎

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驪騎正義曰括地志云

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始皇以來祭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表盧休

圖五

師古曰音序

竊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

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為前將軍大發

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依且渠匈奴官號

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

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

難乃寒友

已本下以

師古曰遼古連字
師古曰文紀言建成
此言成侯紀傳
不同當有誤

友

灼曰漂音漂水之
祥惡不王之民師古
漂先列及降下也謂
忘於利也

不作鄰敵之國
六述蘇魚列及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
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
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
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焉世世昌
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
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
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早降故詔更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氈物歲有數今天
下太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匈奴傳

美曰凡有足而行曰
行凡有口氣而息曰
息問書云廣鹿之
類為政行並以足跪不
有地如企按又音企
以音格咏許穢反
人充反
虜師古謂漢人
入匈奴者令不進
馮曰逃去者虜去
有為二事
九利反
單于去單于來降
師古言降漢者
良言師古言凡言食言
終為不信棄其前
食而盡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
音企言蟲鳥之類或
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君
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
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董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
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汝單于
無得更以言詞許於
董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頗何頗
規反

言和親已定，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谷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

匈奴傳

趙王遂者趙王由之
高帝之孫也

公本乍翁

世

蘭節旦反
漢書作間蘭

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一頭，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匈奴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將軍

義曰傲塞也堅
不若柵曰傲
行下孟受
此行傲塞

漢書造字下有兵
漢書造字上有
廷字作建造

中竹仲切

得亡歸漢
漢書歸字句絕漢
子屬下句以此見則
中字句絕佳歎

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
 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
 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徵索隱曰如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見寇
 孫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二云乃尉史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
 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主漢兵約
 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
 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匈奴傳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
 中之正義曰如海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
 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
 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
 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
 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
 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
 又入賊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
 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

大...七十...子

漢書作斗辟
即古曰斗絕也

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
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又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
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
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
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造陽地
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正義曰按曲幽辟縣
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
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維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鄉詵攻破軍臣單
生音直牙反蓋維斜胡人語近得其矣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安侯

匈奴傳

友友太守姓名漢
當作共

友

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
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
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
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
為太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關擊胡右賢
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
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卧

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
 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
 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
 軍軍二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
 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
 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
 次王正義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徼極
 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
正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

匈奴

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
 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
 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州東南五十里西河故
 事云匈奴奴祁連焉支二山乃識曰止我祁連山使我六
 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惜如此
 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
 祭天金人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
 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人浮圖金人是也孟
 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
 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其夏驃
 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

備

休許

六

奴過居延索隱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

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得胡首虜二萬餘人

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

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

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

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

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

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

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漢使驃

右漢書作尤

博望侯者張騫也

耶漢書作非

謀作誅

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

萬餘人號千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

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

云地名在北地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徙充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

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討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

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馬凡十

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

南夷傳曰食重方餘

索隱曰案食糧及

師古曰以粟秣馬也

食重師古曰負載糧

與重直用及與讀豫

兵本乍軍

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閼顏山趙信城而還如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匈奴傳

將軍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地比今音連小頓音寒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索釋名云漢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書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能於事者也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以美

敬尺兩反
遣本乍婦

元鼎者武帝年
号之

曰匈奴新破困且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
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
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
將軍去病死於是漢又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
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二年也烏維
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
曰南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軍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
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不見匈
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匈奴傳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目贗云河亦不見匈奴一
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
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
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
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
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
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
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
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示見

本作李入質於漢

肱音州縣之縣

宛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
 其向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其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正義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萬絕
 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
 安城方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冒頓單于破月
 氏而考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
 大蔥而擊大夏而臣之節焉水北為王庭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

屈其勿切

匈奴報償漢使
匈奴使匈奴亦歸漢

古曰調古諺字
作其

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
 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
 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
 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
 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及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
 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辭儒生先生也其少年以為欲刺
 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
 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始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相

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相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
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
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
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
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徐黃曰浞野侯趙破奴路充國留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徐黃曰烏師盧一作營
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

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

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東勝州經秦長城大漠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二日行至其國

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

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

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太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

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入聞

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

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

杆正義曰音于
數午力切与教同
本作寒飢

漢中

者

備

得

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浚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
 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侯因急擊其
 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
 浚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浚野侯因急擊其
 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
 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
 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
 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
 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匈奴

响漢乍响

都

光祿徐自為也

响犁湖為單于又响音鈞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
 十里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
 候望所至盧响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
 居也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先
 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
 城河又西北得病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虜胸也服
 虔云盧匈奴地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
 張晏云山名也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
 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二十里有漢遮虜鄣強
 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
 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
 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

史百八

史百八

廿八

抗仇說

羊傳云莊公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九葉祖為紀侯而高祖殺之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復乎也百世可也

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魯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勳數

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

得

李陵

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二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涿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入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一歲復使貳師將

大三四十四

七乙

復脫還

騎作兵

累六瑞反

一本無減字

正義曰漢書音義云
鹿姑單于七年當征和
三年李廣手商年成等
伐胡退北至范夫人成
聞妻子坐正盡收二
帥狐疑深入而求功至
燕然山軍大亂敗乃
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

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
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
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
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
余吾。正義曰累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
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
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
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
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
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兵之出擊匈奴

匈奴傳

正義曰仲尼仕於定哀
故春秋不切論當代之
事而無褒貶忘諱
諱國禮也言大史公亦
能改當代之忘諱故
引也

正義曰言世俗說匈奴
者甚苦

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

正義曰御音語其

有詔

持捕

大醫今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曼

云自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指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

大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為其切當

世之文而罔褒忘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

而務譖納其說索隱曰

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微

七

已備也
揚之也似其註其或作
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
音記
正義曰帝謂舒展
廣闊

堯時曰軍弱周曰
居北宮隨畜牧而
轉移

偏指不參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畿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會稽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又主因以決策是以正義曰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大文八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也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儉抗葷粥 居于北邊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既稱夏商 式憬周篇

爰自頗冒 尤聚控弦

單于有太子名頗冒當頗之例凡
當頗得自強控弦之生三十餘萬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其先夏后氏之裔

